

佛國記
計然萬物錄

全全

Z121.6
1
(12)

佛國記

丙辰立秋

枕雷道士

潮陽鄭
氏用學
津討源
本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佛國記一卷宋釋法顯撰杜佑通典引此書又作法明蓋中宗諱顯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國諱改焉四字也法顯晉義熙中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還到京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成是書胡震亨刻入祕冊函中從舊題曰佛國記而震亨附跋則以爲當名法顯傳今考酈道元水經注引此書所云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國以下二百七十六字

皆稱曰法顯傳則震亨之說似爲有據然隋志雜傳類中載法顯傳二卷法顯行傳一卷不著撰人地理類載佛國記一卷註曰沙門釋法顯撰一書兩收三名互見則亦不必定改法顯傳也其書以天竺爲中國以中國爲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爭又于闐卽今和闐自古以來崇回回教法

欽定西域圖志考證甚明而此書載其有十四僧伽藍眾僧數萬人則所記亦不必盡實然六朝舊笈流

傳頗久其敘述古雅亦非後來行記所及存廣異
聞亦無不可也書中稱宏始三年歲在己亥按晉
書姚萇宏始二年爲晉隆安四年當稱庚子所紀
較前差一年然晉書本紀載趙石虎建武六年當
咸康五年歲在己亥而金石錄載趙橫山李君神
碑及西門豹祠殿基記乃均作建武六年庚子復
後差一年蓋其時諸國紛爭或踰年改元或不踰
年改元漫無定制又南北隔絕傳聞異詞未可斷
史之必是此之必非今仍其舊文以從闕疑之義

焉

佛國記

宋釋法顯撰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宏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慙勲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

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
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
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
枯骨爲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
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麤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
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
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麤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
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
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烏夷國烏夷國僧亦有

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爲偽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鬼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眾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

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
鍵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
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
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
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
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
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
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
校懸繪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

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
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
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眾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
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
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
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
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眾寶合成塔後作佛
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
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

供養人用者

罽賓法顯等

王精進有千

四日入慈嶺

到竭叉國與

師漢言五年

嚴眾僧坐處

具王及羣臣

王作會已復

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眾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眾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麤類秦土亦以氎褐爲異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向北天

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卽名爲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

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
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
皆不至眾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
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
沙門賈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
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
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
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渡河便到
烏菟國烏菟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

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眾
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
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
言佛至北天竺卽到此國已佛遺足跡於此跡或長或
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
石高丈四濶二丈許一邊平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發
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
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鷓割肉
貿鴿處佛卽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

質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
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
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
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剎尸羅竺
剎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
因以爲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餒餓虎處此二處亦起
大塔皆眾寶校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然燈相
繼不絕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爲四大塔也從犍陀衛
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

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屬膩伽於此處起塔後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卽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眾寶校飾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閣浮提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卽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佛鉢卽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眾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旣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飭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

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中眾僧則出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而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不能滿寶雲僧景只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

遂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向佛
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
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飭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
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
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
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覆上皆
珠璣校飭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日出後精
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
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

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華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四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買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

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
精舍供養彼國土亢旱府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
卽大雨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
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
近轉微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
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百步許佛在時剃
髮剪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爲將來塔
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辟
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二月法顯等三人前度小雪山

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過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

延經歷諸寺甚多
摩頭羅又經捕頭
千僧佛法轉盛
法供養眾僧時
食已鋪氈於地
世時諸王供養
國寒暑調和無
者乃輸地利欲
者但罰其錢隨

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茶羅旃茶羅名爲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揆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茶羅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爲眾僧起精舍供養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至今不絕眾僧住止房舍牀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處皆爾眾僧常以作功德爲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

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復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眾僧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并阿毗曇律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時漿眾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種香華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毗曇師者供養阿毗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

師利觀世音等眾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持種種衣物沙門所須以布施僧眾僧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來聖眾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渡新頭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正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卽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卽往頭面禮足其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日當下

閒浮提目連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
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卽自
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
見佛卽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
上來向天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
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
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
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
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卽於階上

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
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
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
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
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
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卽便浴身後人於此處
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
佛在世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迦文佛坐
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

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眾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與此眾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眾僧得安眾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眾僧日日眾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眾僧識之銅盃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

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北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工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眾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卽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此處獨不生乃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跡今故

現在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林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嚕楊枝刺上中卽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

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二百餘家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
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鴛掘魔得道般泥
洄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門生嫉
妬心欲毀壞之天卽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出城南門
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
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
林木尙茂眾華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洄精舍也佛
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牛
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卽避出迎

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眾作法式像卽還坐此像最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花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遠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夷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

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眾僧出
問顯道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眾僧歎曰善
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尚
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西北四里有榛
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
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
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眾僧
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毗舍
佉毋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援落有

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卽須
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
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乃孫陀利殺
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
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
起嫉妬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
非法於是天帝釋卽化作白鼠齧其
地地卽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爪
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論議處起精

裏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患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卽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

處空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眾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牀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眾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瑠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有僧

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滅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
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東行
滅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
有眾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
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
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擗射處
箭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
人飲之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
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

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
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子釋種子先盡得
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
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諭民夫人入池洗浴
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
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
眾僧常取飲之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
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
母說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衛國大空荒

人民稀疏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從佛生處東
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
塔卽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
供養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
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持阿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
具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
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有於是便還此中荒蕪
無人灑掃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華香而供養
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

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卽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今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恒以沙彌爲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從此東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

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眾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壑不得渡佛與鉢作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之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舍離城西門迴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處起塔城西北三里

佛
國
塔
名
生
一
擲
恒
兒
豈
無
了
愁
真
愁
百
我
樓
上
平

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夫人
卽以兩手搆兩乳各作五百道墮千子口中賊知是
我母卽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
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
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卽賢劫千佛
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泥
洹魔王嬈固阿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
有塔佛般泥洹後百年有毗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
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及持戒律比丘凡夫者有

七百僧更檢校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今亦在從此東
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
涅槃諸天告阿闍世王卽自嚴駕將士眾追到河上毗
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
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怨則於河中央入火
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
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
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墻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

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
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
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
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齎來明日諸大鬼
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卽使鬼神累作大石
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
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住此城裏爽
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若往問
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

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眾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眾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檣握戟高二丈餘許其狀如塔以白纒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

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
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
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
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中立福
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
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
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
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腳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
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

備 閻 步 上 此 向 四 伽 村 從

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
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
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卽是萍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
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頽鞞處尼毘子作
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
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
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
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頃三里有石窟南
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

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鵬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
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
鵬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
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
巖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
有磚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巖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
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
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
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卽於石窟

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
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眾僧掃灑精舍北二
三里有屍摩賒那屍摩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搏南
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
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
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
飭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
葉爲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
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

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
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觀厭患是身卽捉刀欲
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
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旣半得阿那含
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
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年處處
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
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
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

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
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
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卽有佛
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
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
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卽
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
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
帀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

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
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
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
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
七寶屋供養佛七日處文鱗盲龍七日
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
處五百賈客授麩蜜處度迦葉兄弟師
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有
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威儀坐

在世時聖眾所行以至于今佛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卽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卽問羣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尙能作地獄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卽問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卽遣臣遍求惡人

傍
同

見
冊

禽
獸

密
勅

校
飾

使
得

邱
次

請
須

之
去

得
呵

湯冷中生蓮華比邱坐上獄卒卽往白王獄中竒怪願
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
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卽隨入比邱爲說法王得信解卽
壞地獄悔前所作眾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
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恒
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
之迷悶躡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卽以博累四
邊以百罌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
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卽根上而生以至于今今高減十

佛國

丈從

劈山

此中

土塗

人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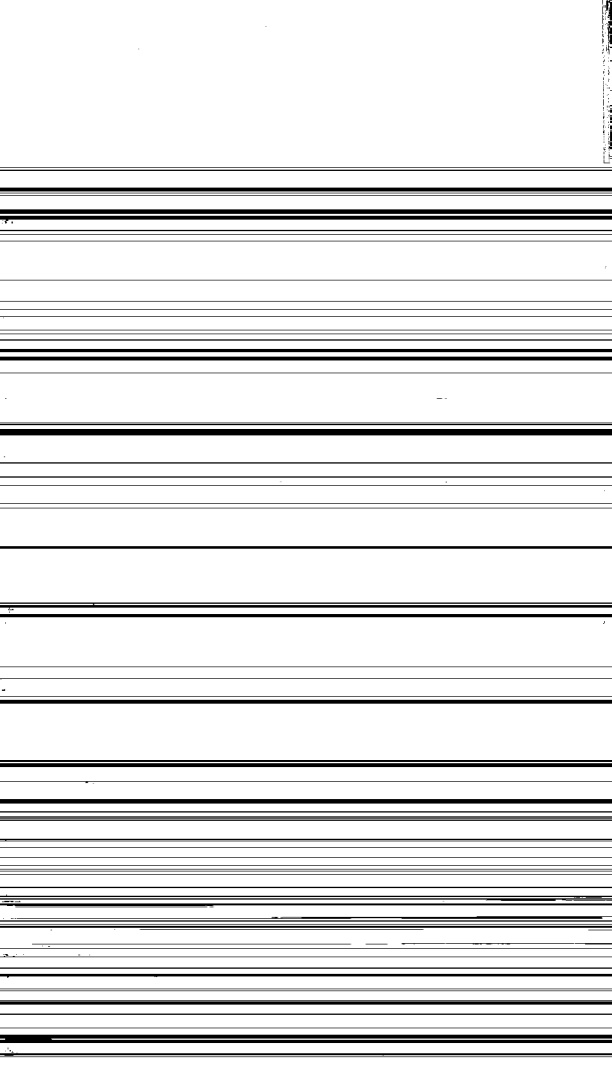
釋其

可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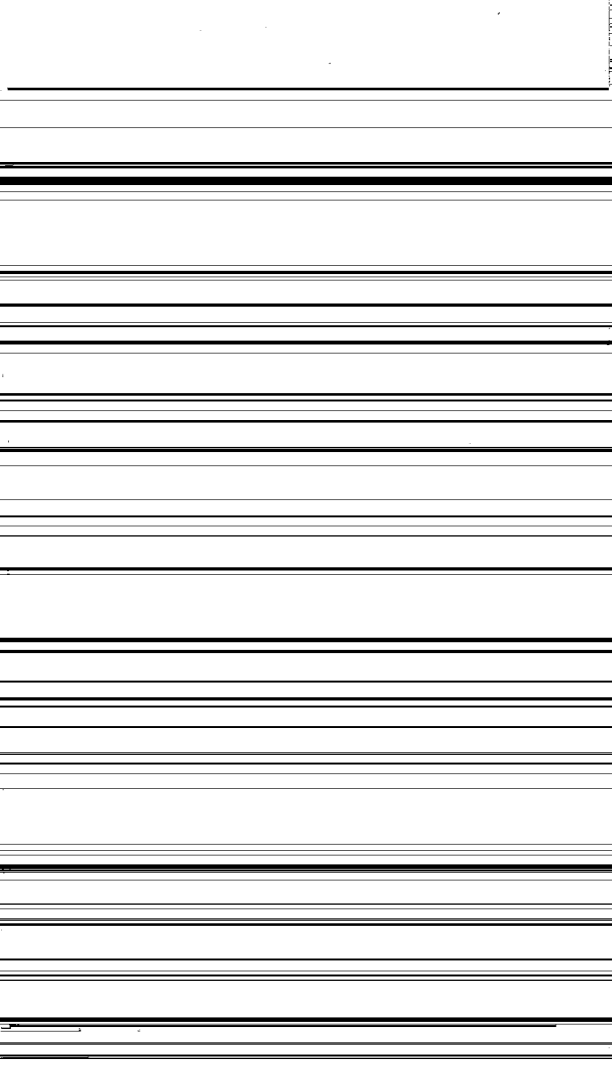
精舍

由延

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卽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隣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尙不得道况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慎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隣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



繞房而流周圍廻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
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窻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暗
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磴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
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
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邱荒無人民居去
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
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於時諸國道人欲
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
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覲國嶮道路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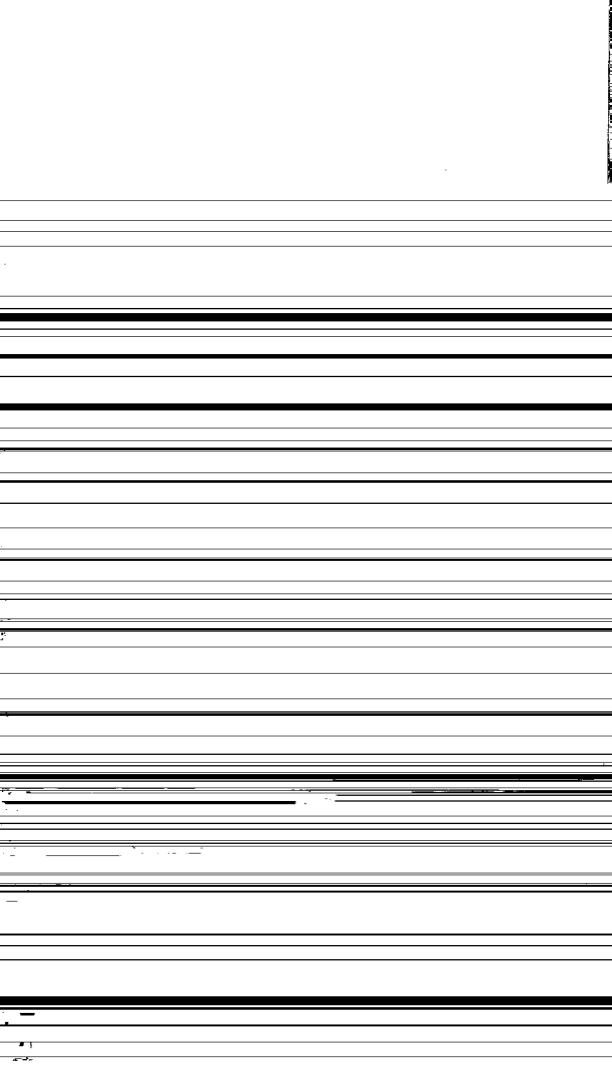
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眾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縱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旣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清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卽是

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
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
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
七百由延其國在大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一
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
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
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
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
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直

商人來往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眾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眾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

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
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
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高
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拄樹樹
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
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
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
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饑荒喪
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

取之三日乃悟卽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願
僧立制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邱滿四十臘然
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巖麗巷陌
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
施高座道俗四眾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
悉有眾食王別於城內供五千人眾食須者則持本
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
出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
鼓喝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國妻子



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
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
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
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
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
感虵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
摩訶毗訶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
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
邱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卽案經律以

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梅檀沈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帑蒙積上作大輦牀似此間輜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眾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輦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輦著積上蘇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有助闍維闍維已卽檢取骨卽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篤信佛法欲爲眾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養已乃選好土牛一雙金銀寶物

莊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頃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
宅書以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
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
在犍陀衛竟若干百年

法顯聞誦之時有
定歲數但今忘耳

當復至西月

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
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
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
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卽共諸天華香供養七
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

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頻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殺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法故我等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齋

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卽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卽所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卽取麤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罐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

音及歸命漢地眾僧
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一
處卽補塞之於是復
瀾漫無邊不識東西
逐風去亦無准當夜
鼉水性怪異之屬商
下石住處至天晴已
石則無活路如是九
外道婆羅門興盛佛

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賫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邱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嶮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邱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邱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

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
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
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
行求岸晝夜十二日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
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
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
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其處
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
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

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挑臘佛又問此是何國
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劉家聞已商人歡喜卽乞
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疑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
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卽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
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劉法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
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
南下向都就諸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
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
于天竺眾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師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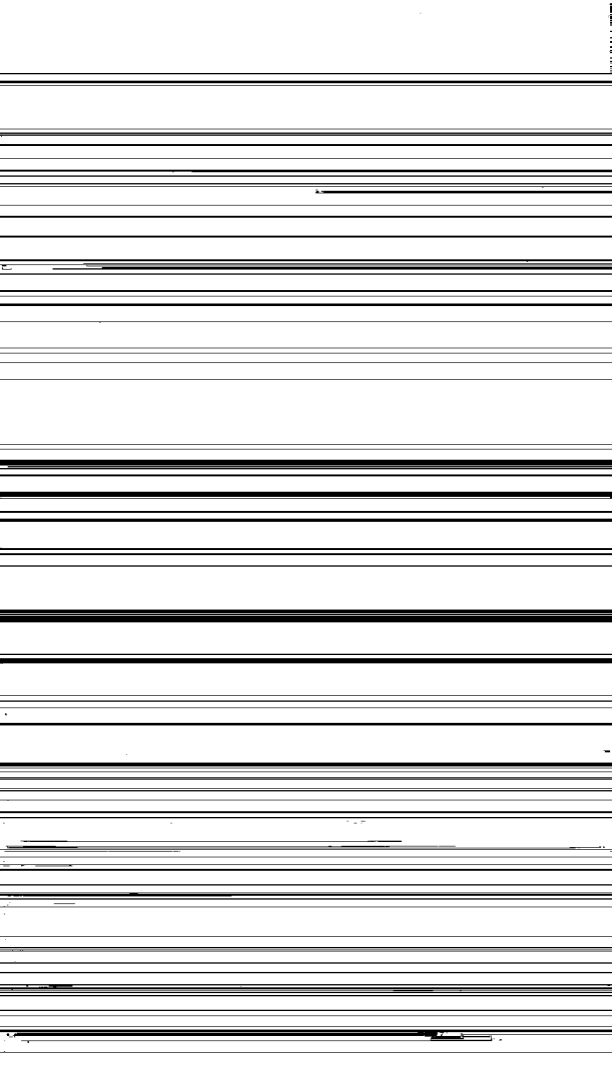
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
靈危而得濟故竹帛疏所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
道人既至留其冬齋因謹
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
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
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馬
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
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

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
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萬物錄

孝賢





范子計然敘

意林云范子十三卷
並是陰陽歷數也

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
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
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
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烏喙不可同
利也

馬總意林卷一

案今意林本卷數字句與容
齋題跋所引亦微有不同惟跋語云馬總只載

其敘及其他三事此當是敘
子故依其文錄於卷首

計然晉三公子姓辛名文稱曰計然漢書古今人表

一號計研

研卽計然之合聲

葵邛濮上人史記索隱說與曹

子建求通親親表注竝同其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

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御覽九百二十四引

范子云請受道藏於石室刑白鵠而盟焉蓋謂此也

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述之說見史記正

義王伯厚玉海五十八引之唐志有范子計然十五

卷范蠡問計然答今全書久佚惟御覽所引九田隨

時盛衰條與唐志說合竊疑二人生春秋末所述地

名不應皆出漢志則其書定爲後人僞託無疑但史

下

書

滿

分

分

知

計然萬物錄

天

天者陽也規也

文選東京賦注

地

地者陰也矩也

全上

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

御覽三十

六

日月

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也寸者制萬

物陰陽之短長也

御覽卷三

玉海卷一

廣韻十月注引月者尺也二語

日

日者火精也火者外巨

有光

御覽全上 初密
卷一引不重明

行天日一度終而復

有之字 文選勵
引度如環無有端

月

月水精內景

御覽
卷四月

日合取日之度以爲

月主夜居夜爲明夜

紀度而成數

全上

三光

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御覽二十三

風雨

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

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御覽卷十

露

立夏九十一日立秋涼風行白露降萬物始實

書鈔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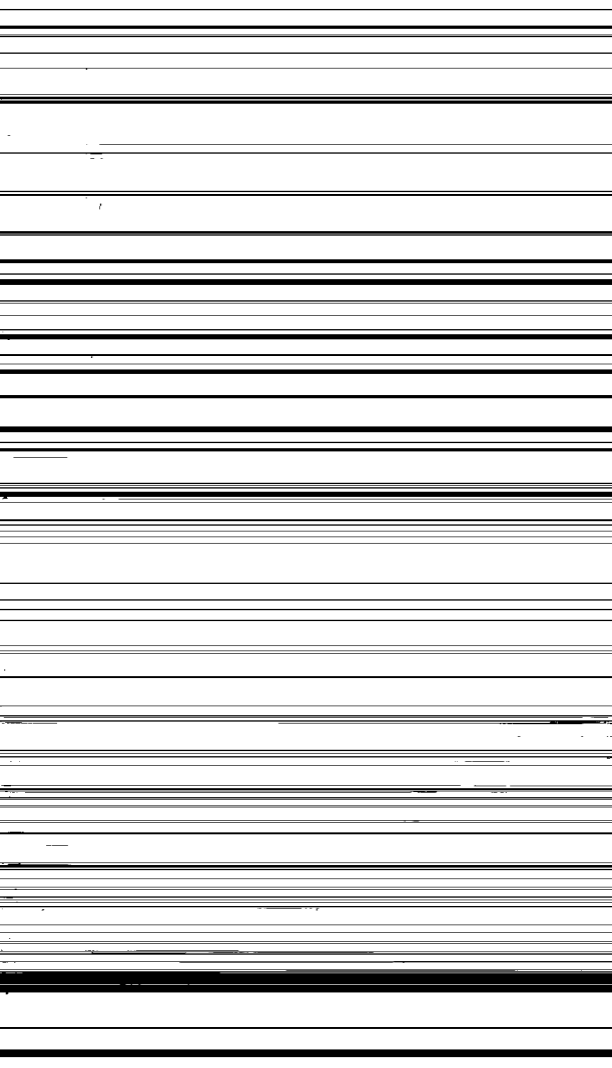
四時

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御覽二十二
初學記三

九田

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旨計然曰



其衰不足也

藝文類聚八十五 御覽之民作之臣
文選東京賦注引首二語民作人

布

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

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縹冰錦也

初學記二十七

繡

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也

御覽八百
十五 初

學記
全上

羅

羅出齊郡

藝文類聚八十五

紈素

白紈素出齊魯

御覽入百十九
班婕妤好怨歌行注

文選雪賦注
列子周穆王篇

殷敬順
釋文

綈

綈出河東

御覽入百十六

錦

錦大文出陳留

御覽入百十五

白素

白素出三輔匹八百

御覽入百十四
藝文類聚入十五

餅

餅出三輔

御覽入百六十

醬

醬出東海上價斤二百中百下三十也

書鈔
醬部

玉

玉英出藍田

御覽八百五
賦注
文選西都賦注
七命注
運命論注

甘泉

鉛粉

黑鉛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御覽八百十
二

墨

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御覽六百五
書鈔墨部

兔毫

兔毫出元菟樂浪

御覽九百七

狐皮

狐皮出天水

御

白蜜

白蜜出隴西天

犀角

犀角出南郡上

虎魚

虎魚出東海

御

鰲蛸

鰲蛸出三輔上

松脂

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善

御覽九百五十三

柏脂

柏脂出三輔上價七十中三十下十

御覽九百五十四

蜀椒

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

御覽九百五十八
藝文類聚八十九

齊民要術四

秦椒

秦椒出隴西天水細者善

御覽類聚並全上
齊民要術四

皂莢

皂莢出三輔上價一枚一錢

御覽九百六十

栗

栗出三輔

御覽九百六十四

榎棗

榎棗出漢中郡

御覽九百七十三

蕪荑

蕪荑出地赤心者善

藝文類聚八十八
案地字上疑有脫字

桑

桑葉出三輔

御覽九百五十五
事類賦注二十五

大蘭

大蘭出漢中三輔蘭出河東宏農白者善

御覽九百八十三

白芷

白芷出齊郡以春取黃澤者善也 全上

杜若

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善 全上
藝文類聚八十一

石流黃

石流黃出漢中 御覽九百八十七

石膽

石膽出隴西羌道 全上

赤石脂

赤石脂出河東色赤者善 全上

言然直物錄
凝水石

凝水石出河東色澤者善 全上

石鐘乳

石鐘乳出武都黃白者善 全上

礪石

礪石出漢中色白者善 全上

禹餘糧

禹餘糧出河東 御覽九百八十八

消石

消石出隴道 全上

滑石

滑石滑者善

全上

礬石

礬石出武都

全上

空青

空青出巴郡

御覽全上
藝文類聚八十一

白青

白青出巴郡

御覽全上

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

藝文類聚八十一

曾青

曾青出宏農豫章

類聚全上

盧青

案神農本草經有
盧青無盧青

盧青出宏農豫章

御覽九百八十八

扁青

扁青出宏農豫章

大觀本草

石赭

石赭出齊郡赤色者善蜀赭出蜀郡

御覽
全上

青堊

青堊出三輔

全上

龍骨

龍骨出河東

全上

茯苓

茯苓出嵩高三輔

御覽九百八十七

卷柏

卷柏出三輔

全上

厚朴

厚朴出宏農

全上

當歸

當歸出隴西無苦者善

全上

細辛

細辛出華陰色白者善

全上

續斷

續斷出三輔全

諸萸

諸萸出三輔白色者善全上

附子

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御覽九百九十

烏頭

烏頭出三輔中白者善全上

母

提母出三輔黃白者善全上

雷丸

雷丸出漢中色白者善

全上

藜蘆

藜蘆出河東黃者善

全上

芎藭

芎藭生治無枯者善

全上 吳普本草芎藭生胡無
桃山陰治無枯或胡無桃之誤

芍藥

芍藥出三輔

全上

野丈人

野丈人出洛陽

全上

山茱萸

山茱萸出三輔

全上

黃連

黃連出蜀都黃肥堅者善

全上

防己

防己出漢中洵陽

全上

閩茹

閩茹出武都黃色者善

全上

芫華

芫華出三輔

御覽九百九十二

黃芩

黃芩出三輔色黃者善 全上

蜀漆

蜀漆出蜀郡 全上

防風

防風出三輔白者善 全上

石斛

石斛出六安 全上

半夏

半夏出三輔色白者善 全上

射干

射干根如安足

全上 大觀本草引根作狀如下作三空白安足作安定疑是狀如鳶尾

出安定

蓮草

蓮草出三輔

全上

牡丹

牡丹出漢中河內赤色者亦善

全

紫威

紫威出三輔

全上

敗醬

敗醬出三輔

全上

石龍芮

石龍芮出三輔

全上

雲實

雲實出三輔

全上

欵冬花

欵冬花出三輔

藝文類聚八十一

桔梗

桔梗出河東洛陽

御覽九百九十三

巴豆

巴豆出巴郡

全上

莽草

莽草出三輔青色者善

全上

狼牙

狼牙出三輔色白者善

麻黃

麻黃出漢中三輔

全上

龍芮

龍芮出三輔色黃者善

全上

黃環

言然萬物金
黃環出魏郡黃色者善 全上

石芸

石芸出三輔 全上

甘遂

甘遂出三輔 全上

馬刀

馬刀出河東 全上

霸薰

霸薰出霸陵 御覽九百九十四

楚薰

楚薰出洛陽

全上

楚蘅

楚蘅出楚國

全上

秦蘅

秦蘅出於隴西天水

文選風賦注

蒨

蒨根出北地赤色者善

御覽九百九十六

水萍

水萍出三輔色青者善

御覽一千
初學記二十七

荒

言身之金
尤出三輔黃白色者善

藝文類聚八十一

范子計然補遺

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

誤中耳

意林卷一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全上

范子計然跋

洪邁撰

漢書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勾賤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

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命
作計倪此作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
籍不見哉子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
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
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而無外狀兒
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
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澳父
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烏喙不可與同利
也據此則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注史記亦知引
范子北史蕭大圓云畱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

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爲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畧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厯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